

游山西·读历史

游学

璀璨而迷人的——

西阴之花

杜学文



《留得红彩再染春》 李 澔 作

进入新石器时代,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一是石器的制作工艺更为精致,磨制技术普遍成熟;二是出现了陶器,其重要性日渐显现;三是人们开始建筑日常生活使用的住房,并由地下向地面转化,说明定居生活形态已经提升至新的水平,在一些遗址中已经出现了聚落,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城市;四是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粟、黍、稻已经被人类培育成功,种植农业逐渐成为常态,但是渔猎生产仍然存在。

山西发现的可以归入新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址之一是临汾翼城的枣园遗址,距今约 7000 年左右。这里发现了用来收割的石刀、砍伐与耕种使用的石斧、石铲,以及石磨盘、石磨棒与陶铎等工具。此外,还发现了灰坑,说明这时人们的定居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是以住房为主的形态。枣园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除了褐陶、灰陶、黑陶之外,主要是发现了红陶器具。这表明枣园文化与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被认为是庙底沟文化的渊源。

山西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非常丰富。特别是体现出仰韶文化特征的发现极为重要。晋南地区运城盆地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就有数十处。其中芮城的东庄村遗址具有代表性。以临

汾盆地为中心的也有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存。在晋中地区也发现了相近的遗存。夏县西阴遗址最具代表性,距今约 6000 年左右。1926 年,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等在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察。这种“划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这次考察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独立自主主持的科学发掘。其次是从发现的文化遗存来看,品质非常高。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器、兽骨、木炭、琉璃、贝叶壳等,还发现了房址、灰坑、壕沟等居民生活的遗存。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及其残片,以及半个切割过的蚕茧。再次是西阴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证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带,特别是晋南一带是人工养蚕最早的起源地,并动摇了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从考古文化的类型来看,西阴文化已经进入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是典型的庙底沟文化。从以上的发现来看,在西阴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西阴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园角形房屋。其中有火塘类遗迹。说明那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并能够建造自己的住房。这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进步。人们开始根据年度季节进行生产,而不再是采摘生产。西阴还发现了一条壕沟,显现出向原始城市发展的迹象。从发现的半个蚕茧来看,这时的西阴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应该也有相应的纺织技术出现。这是西阴遗址中最具价值的发现。结合在这里发现的石纺轮与陶片打磨制作的纺轮等器具,证明在那一时期,中国的丝织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与当地关于嫫祖纺丝的传说相一致。西阴也是嫫祖所在的远古之西陵氏生活的地区。从考古发现与传说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是中国养蚕制丝工艺发源地的实证。不过,从文化沿革的层面来看,西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大量的陶器。最具代表性的是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绘有玫瑰花图案的彩陶盆。这是仰韶文化彩陶的典型器具。其制作工艺已非常复杂。基本以泥条盘筑为主,逐渐形成慢轮修整的技术,还存在用手捏制等工艺。其纹饰以线纹与彩绘为主。

西阴彩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点引起广泛的关注。这种将玫瑰花的精髓浓缩抽象之后形成的弧线、钩叶、三角等母体,再配以斜线、直线与圆点等绘制出来的彩陶图案被称为“西阴之花”。它在晋南、陕东、豫西交汇的地区形成,向渭河及汾河、洛水流域扩散,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原文化地带,并进一步向周边地区延伸,波及到了北至大漠地带、长城内外;南越秦岭与淮河、长江流域;东及沂蒙山区、渤海沿岸;西过祁连山脉以及甘青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可能已不再以玫瑰花图案为彩陶的主要特征,但仍然体现出突出的“西阴之花”的品格属性。其分布十分广泛,延续时间漫长,文化内涵丰富,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一支主干,也是中原地带能够形成的决定性文化基因,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以“西阴之花”为代表的文化在不断的扩展与融合中,与其它相关的文化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形成了以抽象的玫瑰花为标志的文化形态与族群,成为“华夏”族群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终于创造出一个伟大文明的初始文化基础。

由于西阴文化的典型性、重要性,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庙底沟文化改称为西阴文化。学者们认为,庙底沟文化源起于晋南,翼城枣园文化是其滥觞,夏县西阴文化则是其典型代表。正是在枣园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它的文化元素,终于形成了蔚为壮观、璀璨迷人的庙底沟文化或西阴文化。

汪惠仁,也可以写作汪徽人,家在大别山东麓的潜山市。潜山市隶属安庆。我没有去过潜山,至今认识的潜山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汪惠仁,另一位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韩再芬。汪惠仁的家乡不仅是古皖国的首都,那里还流淌着皖河,一皖到底,江南的气脉保留在此处。潜山还出过一位大学者余英时,他是一位文化大家。

与汪惠仁相处愉快。他的聪明、谦让、博学让人感到江南风物的清朗和煦,有恰好的分寸感。你感觉这个人的心胸如同一座山顶上的亭子,四柱题古来今往的楹联(各种书体)。山风在亭子里穿行毫无障碍。在亭子边上不费力就听到泉水的低语。这种样子与江南山水并无二致,“吾欲仁,斯仁至矣”。

我以为中国文化其中一脉得自山水,不像人们说的那么深奥。事实上,亲近山水更容易走进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庄子,苏轼,古诗十九首,以及中国的书法、园林、戏曲莫不如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有文化的人会自然而然呈现一种样貌——他来自某处山水或他就是某处山水的一部分,面貌鲜明。惠仁即如此。

汪惠仁是一位很好的书法家。他的字笔墨传承兼备,毛病是他太爱写字。他把他所经历的人生、所见到的风景都和字放在一起联想,站在字里看世界。这就不好办了,他不断在墨池里遨游,没完没了。汪惠仁看事物爱用米芾、王铎、蔡襄、苏轼、山谷、怀素来衡量。我不懂这里面是一些什么标准,但一定也可以衡量美丑、取舍、浓淡。惠仁说话轻声慢语,好像怕打扰到他身后鸟笼里入睡的小鸟。韩再芬说话也是轻声慢语。他们相信道理或者常识与声音的大小没什么联系。惠仁幽默。汪惠仁的眼睛能看出人间、书间、山水间许许多多的幽默。这种幽默是意趣与生机,是活着可取之处。在真正的幽默家眼里,所有的装腔作势都愚不可及。幽默的人崇尚自然,而自然界从来没生长过装腔作势的东西。读中国书——你如果会读的话——能读出很多幽默,也就是生活态度。

自然界的植物柔软、坚韧,在风中作舞。动其所动,静其所静,一切显得很自然。所以我们见到那些自然而然的人,自然领会他的自然来自自然,被人称为幽默,很可爱,像汪惠仁与韩再芬一样。假如我们要授予汪惠仁一枚奖章,商议一下他哪些成绩需要被褒奖。结论是他的精妙书法、幽默和大眼睛都不必发放奖章。有一点,他一定应该得到一枚奖章。那就是他让《散文》月刊在几十年的光阴中保持着中国文脉当中的清和宁静,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是一幅清风明月的言说方式,是低回的、咏叹的,浴乎沂、咏而归的言说方式,用汉字一字一字把它写下来。这一份表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表达了中国人那份安静的爱美的。这一派风气只在《散文》月刊里看得见,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如今仍然是这样。



《荷韵》 李夜冰 作

纪实

2 月 21 日。周五。多云。

经过两天的认真学习及严格的前期准备,今天新病区正式开始运作了。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再一次翻看了学习笔记,收拾好东西,7:30 接送车准时带我们前往医院,与一起工作的“战友们”顺利会师。

这个新病区在武汉肺科医院 11 层,开放床位 60 张,由山西省第一批医疗队整建制组建,共 80 名护士、19 名医生。其中我们医院包括我、杨斌主任、胡志耕主任都在这个病区。

更衣、洗手、院感老师进行考核、熟悉工作流程及病历书写系统……上午 10 点多接诊了该病区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我们经过询问病史,

会诊后开出了第一份医嘱单。又接着写病历、开化验单……一天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多日积攒的热情和“内功”在我体内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能够接诊新病区的第一位患者,对于我而言,这既是种缘分也是份殊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内心有些许紧张又异常兴奋,本以为能进病房查房近距离接触病例,但考虑到患者病情平稳,为了节约有限的医疗物资,我们采取视频查房的方式与患者进行了第一次沟通。

这里的工作流程非常方便。全程无纸化办公,护士统一审核药方后由药房按点集中配送。所有的化验结果、影像结果也及时共享。这样有

山西教育出版社



《经纶山河》节选

序的工作环境,也缓解了我刚来武汉时的担忧。

工作 6 小时后回到了驻地,这里志愿者们设置的免费爱心超市,只要医疗队扫码就可以领取,工作餐的盒饭味道也很可口。

这些记录可能有些琐碎,其实就是希望关心我们的人可以放心。

连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河槽人家》节选

他们仿佛一夜之间明白过来,中国的土地城市国有,乡村归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就是村子所有,就是村委会甚至村长所有。乡村于是也掀起一轮卖地热。谁家要盖房子,要扩院子,一律收费。我们村里偏远,大概是一分地一千元。从此后,村里只要打井安自来水之类,没钱生产队就

卖地。公益事业卖地,村委会居民组的开支,干部收入,也靠卖地。谁要院子,掏钱就行。高头村的人均住房,二十年间获得大发展。按照乡俗,一家弟兄一旦成人,老一辈都要新划一座院子让他们分开另过。渐渐地,新院子就成了娶媳妇的必要条件。几个孩子几座院子,不能含糊。高头村人均地少,一般的院子三分到四分之六。乡村院落的格局差不多,正房从平房发展到小楼,又到两层半,偏房门房一层,门楼院墙用琉璃瓦装饰。这一座院子,盖起到装修,目前大约四十万。相应地,一分地地价从一千涨到两千。

改造老巷道,当然不够,乡村大力规划新区,满足需求,不惜占地,什

么耕地红线,早已忘在脑后。土地从蚕食到鲸吞,毫不怜惜。就说我们北庄一个居民组吧,住宅新区,几乎是老村的两倍大,一个村子成了三个村子。

蝶孩三个儿子,在新区划了三个院子,兄弟三人每人一座。新院子宽敞豁亮,一套崭新。他们很快就都搬了出去,老院子空着,他们也不住了。

蝶孩男人十多年前死去。刚强的蝶孩妈,搬到了新区,随着孙子住。四五年前我回村去看她,她八十多岁了,坐在门口的石墩上,见到我,满脸的笑容绽开,笑得慈祥可亲,也带点老年人的痴呆气。她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敢打敢拼、刚强到底的妇人,而是一个万事无争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随笔